



宋學士文集目錄

卷第一

嘉瓜頌

元莫月鼎傳碑

大明勅賜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梁國公趙君神道

閩府君墓碣

送黃尊師還九宮山序

奉制撰蟠桃核賦

嘉瓜集目錄

蔣山廣薦佛會記

見山樓記

孫孝子傳

介石齋銘

卷第二

題郝伯常帛書後

廬陵周府君墓碣

故漳浦知縣張府君新墓碣

皇明雅頌序

陳氏譜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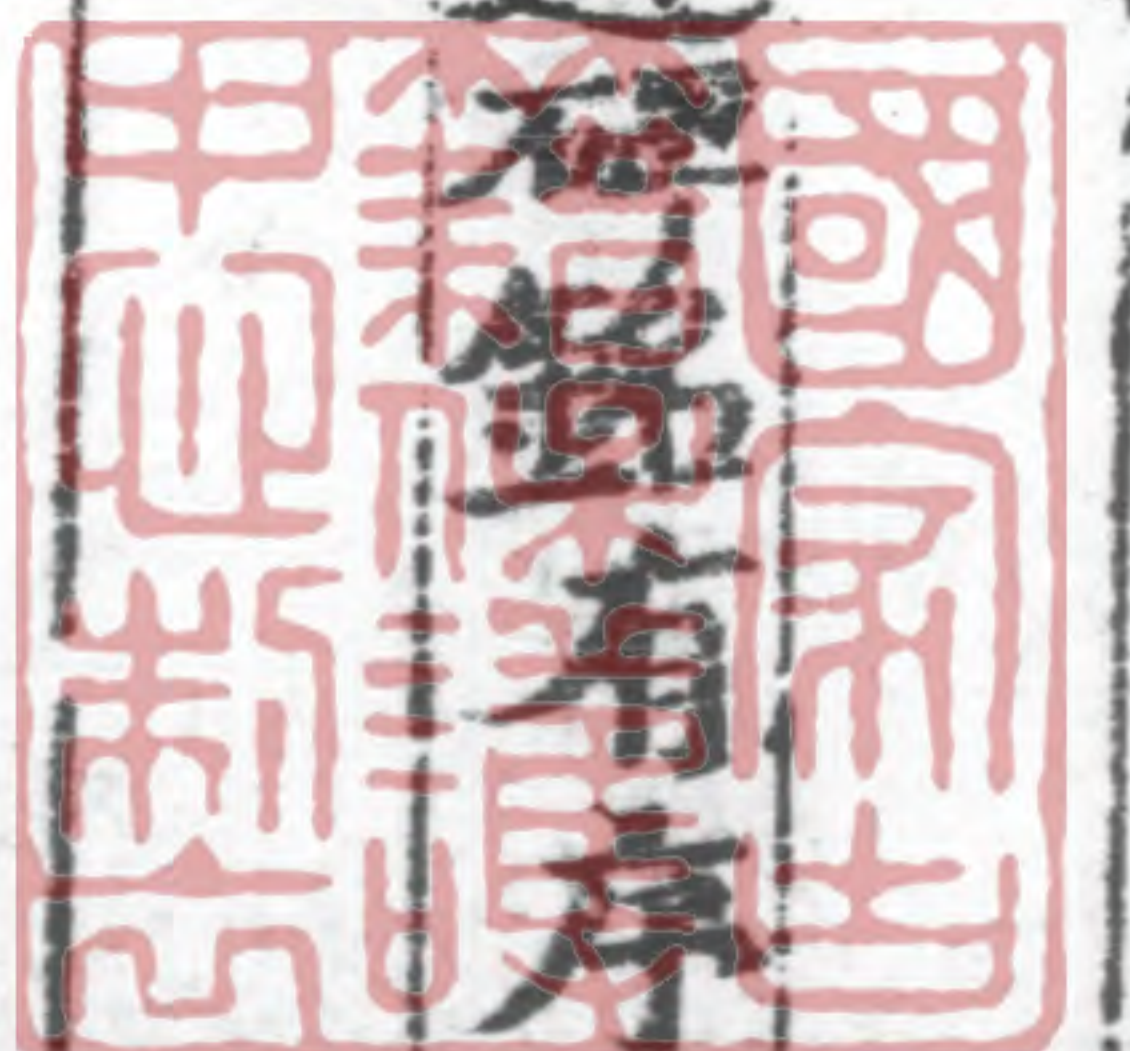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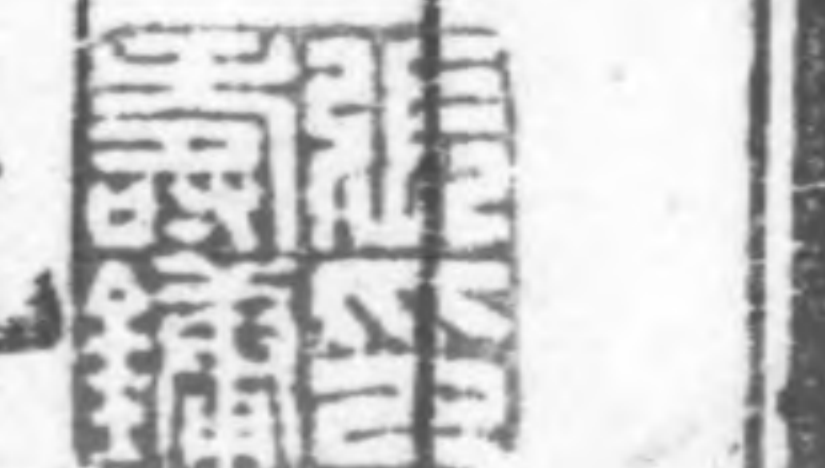
王弼傳

故龍南鍾府君墓碣

曾學士文集序

觀世音畫像贊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卷第三

故貞母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劉兵部詩集序

弔忠文

周傳師小傳

冲默齋記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靈隱輔良大師石塔銘有序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孝經集善序

丹井銘

胡府君壙銘

真源寺記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卷第四

呂氏采史目錄序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

題朝夕箴後

諭頌

魏府君墓誌銘

善財南詢華嚴海因緣序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故姜府君墓碣銘有序

跋金剛經篆書後

寶積三昧集序

題顧拙軒告命後

跋釋山法會記後

飛泉操

月堀記

蟠松說

卷第五

郊裡慶成詩序

昭鑒錄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劉參軍黃牒跋尾

上清宮提點張公碑有序

句容奉聖禪寺興碑銘有序

寂照圓明禪師壁峯金公諱利塔碑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題趙模千文後

故黃府君墓碣銘

崆峒雪樵賦有序

卷第六

禪命辨

題織圖卷後

碧落碑跋尾

智未真章十文跋尾

王兔泉聯句引

元故江西儒學提舉楊廉夫墓銘有序

元故一鄉善士張君墓版文 故人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故雜造局副使王仲和墓碣 王君子與文集序

故秦母夫人金氏墓銘 銅雀瓦硯銘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恭題 賜和托鉢歌後

劉彥昂詩集序

卷第七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故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有序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君碑銘 黃瑄字辭

天台顧氏先德碑 截士幾字辭

西城浦氏宅姓碑文 生生堂記

送尚書李公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處州教授吳君妻丘氏墓銘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有序

題王羲之真跡後 千巖禪師語錄序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十八大阿羅漢贊

卷第八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養親園記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雲中辭 題山房清思圖

跋佛頂托鉢歌諸文後 陶府君墓誌銘跋尾

茂承齋銘 戴亭張氏譜圖記

曾侍郎像贊 盧龍清隱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蘇州重修孔子廟學之碑

泰和劉氏先德錄序 汪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故天台朱府君霞鳩什表

題劉氏官告後

卷第九

協晨中寥辭一首

題金書法華經後

淨慈順公蓮川瘞塔碑銘

恭題 御和詩後

劉府君頌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書鬪魚

題龍眠居士畫馬

題徐浩書

題松雪翁書觀音經後

卷第十

皇明寶訓序

故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銘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處州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觀省序

劉真人傳

冲虛室銘

璿芳樓記

鄭仲涵墓誌銘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題韓幹馬臨本

題趙大年鶴鹿圖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題周文矩畫秋梁公諫武后圖

題張旭真跡

進 大明律表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東維山房序 有詩

閱江樓記

同虛山房記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鑿坡集卷第一即翰死後集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効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于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安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醜圖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棧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瀛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瞻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起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具于茲

不承乃詔內臣實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瀛退而思之夫瓜蒞之厲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

瓜合形表絲絲之慶此固兆 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
祉况瓜之所出本於西域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爲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
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
又不在于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
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焜煌我
王度寧可喑默而遂已乎願臣鴛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
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繫之以頌頌曰
乳道載青坤維用寧保合大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
鷹神瓜廷出殊實同蒂瓜孰非單比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
降精密房均甘冰圭競爽明月重輪彷彿堪象宜無賓連產
於戶東 疇若茲瓜協瑞昭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
瓜交輝映彩其兆伊行羅圖歸延西域既柔德冒八埏郡臣
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 天子萬壽粵從啓運靈胤

甄兩岐秀麥合拊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 王化自邇
遠無不服 帝曰吁哉朕猶惓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
物爲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 帝則弗
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圖以實應天斯乃 盛德小臣作頌以
示罔極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
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爲徒重念元季
兵興六合惟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
蟠充塞下上吊奠靡不至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
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
大權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
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數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
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
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

于爐復再拜 躬謁跪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午門真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

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
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闕三歲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

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
珪上殿面大雉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麾

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
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蕪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

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
水或青蓮花冰桃暨名薜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

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並終二獻同其所異
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

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群臣退諸浮屠旋遶大
雄氏寶座演梵呪三周以寓攀註之意初斷山右地成六十

坎澆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寶之湯然氣成雲諸浮屠
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

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
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

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
復引而出命執範師况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

夜將半 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
徹豆 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

群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瀟聞前事二日凄風成寒飛雪灑

空山川慘澹不辯草木。鑾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
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
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
冥靈來歆來迎。高懷怡怡人毛髮。此皆精誠動手天地感
乎鬼神初不可。聲者大類為也。肆惟
皇上自臨御
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宗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
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
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元王
之禮。確然之行。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
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及朽
骨。而況於人。夫塵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流衍。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
大。非言辭之可贊也。 欽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
蔡秉夷感哲職專禱。 親親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

以揚 聖德於罔極。同請瀛為之文。瀛以老病固辭。弗獲。既
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元網鮮紐。亂是用作。黑祲盪摩。白
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其霜月寧
苦涼。颼酸啣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鏡
為心。寧免涕洟。其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
治。軫念幽潛。宵不違寐。爰修靈場。詠彼蒙翳。 皇輿載臨
稽首大雉。遙瞻祝座。如翫粹容。百景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
雷。鯨音號鍾。其鬼宿瘦。河夜為將。半輪羽幢。其集如霰。神
池潔清。鮮衣華裳。絳塵如身。翠清淨觀。其迺陟秘殿。迺覲慈
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崇禱。禁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
康莊。其法筵設。食厭名齋。解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
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勤音充足。嘆鴻恩既廣。氛氳全消。乾坤

清夷日月光昭器重
惟佛道弘誓拔群濁
有生成遂史臣載文
元莫月鼎傳碑

元莫月鼎傳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
一祖慶父濛連起為顯
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
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
為月鼎入青城山文人
有鄒隸壁者得王侍宸
諱事之會鄒病革將遺
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
罵詈若有神物從之者
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

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
云元世祖至元己丑遣
之見帝於灤京內殿帝
曰可聞雷否月鼎對曰
殿庭帝為之改容復命
內府金繒月鼎碎截之以
齋亦不受尋有旨俾掌
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
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
果殼浮觴面頰之雲自
方會飲觴既奉有雲蔽
所為急召寘筵端目謝
鬼物所憑狂易不可制
罵舍酒嘔之暨歸物怪

月鼎召雷轟雲中衝胡孫首投于前市魁娶婦道為白猿精
所攝抵門但空車馬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飈遽作飄婦
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其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
世不妄與人接然頗聞疾疫者有求告急或以蟹中黃篆符
與之或摘草木葉燒氣投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稱真
官謂其前主地上鬼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
載歲庚寅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
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握手曰俟五事備可
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
拾九繼華奉遺蛻莖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
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秘一如鄒不輕授人唯繼華及
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撰符篆與
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皆
解仰雷致雨雲而玄真尤號偉特若行黜法能使群鷓回翔

增上云

史官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降霜
夫以匹夫之微精誠所格而天且應之况葆真之士乎所謂
葆真之士其慮冲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
噓誠可嘯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間矣嗚呼此事然也
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為何如
哉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
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大予嘗總脩元
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為涉於怪神止之然予心竊有
感也復別書之以示玄學者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
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祈
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為

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遙岑隱
見青雲之端死類娥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
袤百里汪洋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掉
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
勝絕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
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殺
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味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
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備若次第排
闥而入使人涵茹太青空澄中素直欲駭鸞翳鳳招僮佺韓
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
也伊來俾瀛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闔廬所在往往蕩為灰燼
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倏然譟人君子每為之永慨自非
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
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

觀眺之際亦曰

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

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為記其事
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
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脩
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

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

及雍熙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內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
歟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瀛之學識繆悠立言
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之勝
際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
四世孫群從子姓皆彬彬皆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
尤號魁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瀛蓋聞之丹厓先生云

大明勅賜故懷遠大將軍金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

祭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

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有序

故懷遠大將軍會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薨距今已十
寒暑衰邱雖頌而墓隧之碑未固其子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
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獻請于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
禮部於是尚書臣凱侍郎臣魯具以事聞 上可其奏詔臣濂
撰文而臣某書篆以賜之臣濂等受命震惕深懼不足以稱
上意退考諸功狀而序之曰公初諱某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濂
之鍾離人曾大父小乙府君妣時氏大父省二府君妣王氏父
諱仁贈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
郡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公世為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
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猝近歲壬辰江淮倣擾
州縣簡拔梟銳為義兵奇公勇悍選為隊長公年甫二十
有八帥眾接戰必操螫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卹敵人
望而畏之然棲棲在下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
德王仁哥肆麾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絕類兒戲又欲擇豪

而依之俚俚未有所歸歲甲午

大明皇帝統領大

南征駐軍滁陽公聞母夫人在軍中秋七月戊寅遂棄其
妻來從及見 上轅門喜獲騎將遂賜以今名命為帳

前先鋒已而從上取錢佛岡攻三汭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
後河六丈大樹諸寨彙出師援六合左股為流矢所中幾至

危殆 上親臨視焉歲乙未之春閏正月剗雞籠山群

盜與偽將韓溥酣戰直搗烏江下和州而含山次第平三月
夜罷陳也先營戊申也先來侵力出闔却之夏四月庚申拔

板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收儀真 上錄公從戰之功
超授忠勇校尉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復從 上

渡大江時元兵屯牛渚劍槩如林常忠武王鼓勇先登而奪
其營諸將乃下太平進攻蕪湖旬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

水八月破溧陽公皆有功歲丙申春二月元將蠻子海牙闕
大兵南渡擁兵建柵於采石磯以斷淮西之路時將士家屬

皆留淮西

上慮其心動將命武王帥師攻之公亦

在遣中乃以疑兵分其勢然後出正兵與戰短戈方接奇兵

遽起而乘之元將大敗而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

山庚寅下金陵公之績為諸將先丁酉

上命徐魏公

取鎮江公副之破貓獠軍水寨夏四月下丹陽金壇五月平

宣城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前矣轉承信校尉領軍

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偽吳張士誠水寨九月復從志

武王攻毗陵會清軍叛與士誠合圍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

敗其衆擒其梟將張將軍歲丁酉春二月壬午取毗陵時豪

傑雄爭而民心無定向曾未幾何廣德宣城叛公復取之夏

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

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望亭無錫諸

寨歲戊戌春二月公從大將攻湖州已而宜興叛秋七月公

取之歲已亥夏四月擢懷遠大將軍中奕左副元帥五月

取池州取青陽石埭當是時安慶會為荆楚咽喉之地勢不

得不取秋八月公攻之已而取無為潛山冬十有二月復從

大將征杭州歲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偽將朱暹來攻宜興

公帥師為援即搗退之夏五月偽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襲我

太平境直犯龍江

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授

以成筭而命公守虎口城龍江第一關也既而友諒

兵大至兵陣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

擒戮無筭遂復太平秋八月下銅陵之臨山寨冬十月掠黃

橋及馬馱沙歲辛丑春二月征高郵夏四月陞後更統兵元

帥秋八月

上親率六師伐偽漢以報龍江之後公從行

道經安慶攻破其水寨遂乘風直濟小孤山抵九江九江漢

偽都也距九江五里所友諒始知志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

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公復分兵攻黃

梅廣濟冬十月克瑞富臨江吉安諸州復回師攻安慶下之

有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遁謀移部武昌公承命
其沌口填歲壬寅春正月從

上江南昌兵至彭澤
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而况某康泰據南昌殺守臣
宗琛公率精甲從魏公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公左肩為

地所傷久之乃瘳
上壯其為人超授僉江南等處行
樞密院事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又一月公與忠

武王平之偽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號為八陣指揮卜又
二月公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三千餘人江右州郡雖已附往

往觀望狐疑未即火歲癸卯春三月臨江吉安富州三城叛
公皆先後統兵復之

上以南昌實西江重鎮襟江帶
湖控荆引粵非宗藩不足以授綬定之寄於是詔皇姪大都

督授以節鉞往蒞其地而公實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
友諒帥強兵十萬攻圍南昌癸亥公統步卒數千闢城門迎

戰偽將金指揮操戟直前公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解
而退明日復合自是晝夜環攻城友諒親督役之勢在必取

公營畫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六月辛亥公巡
城至東門敵發礮張中其腰背箭深入約六寸公即拔出之

且撫解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於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於此
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即死政復何憾所恨者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勳垂令名於竹帛爾丁巳遂薨於私
第年三十有九軍中涕泣相弔

上聞之悼惜不已遣
使者來致祭冬十有一月獻議柩車至南京以丙子塋于牛

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
上念其功復命曰謁者賻以

布帛菽粟有差歲甲辰春三月遂命獻代領其衆秋九月下
中書議贈公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梁國公勅有司建廟南昌歲時祭享歲戊申正月乙
亥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追念開國元勳
皆命配享
仁祖傳皇帝廟廷公位居其八實異數也

公為人沈鷲而簡默剛明而質直取嚴肅一號令之加旗
幟為之改色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下及從大將征伐尤能
恪守軍令不敢違尺寸君子以此多之生平雖未嘗讀書隨
機應變其智如神動與占名符合燕之臨難不懼奮昂顧身
而於孝友之道亦為篤至信所謂開氣所生之良將也公娶
王氏因公來歸歿於軍追贈梁國夫人繼室朱氏先公若干
年卒子男一人獻王氏出也臣聞之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
運相值有開必先此古今通義也惟我
皇上龍飛臨
濠建萬世不拔之基一時將帥大臣多其鄉里之豪俊如公
者亦一人也蓋昊天有成命既生聰明睿知為天下君必有
賢臣經綸而翼衛之此意已定於冥冥之中久矣公自壯歲
從戎何役不隨何戰不與所以輝耀其威靈者亦云至矣使
假之以年勲業炳朗當不止於斯惜乎不見海嶽大歸於一
統也其亦命也夫然而
聖恩沛滂追命錫爵既備

榮有子能令亦足上承 宸渥宿衛殿庭公之不沒者蓋有
在矣古者諸侯計功稱伐書之于太常勒之于彝鼎以示其
不忘是用上尊 詔旨備書公之勲績繫之頌聲以昭示承
休於豐碑馬頌曰 沈沈將軍川嶽之英捷如俊鷹金
瞳鐵翎臨風一擊百禽震驚當元季世四海惟吞續紛戰塵
白晝蔽羽昏執戈而興罕風躍雲 真人龍飛雷除之陽
單騎來歸願備戎行 帝曰俞哉群慝爾攘元有將臣牛渚
駐師公揚靈旗隨 帝殄夷拔其水營雲散鳥飛于時
群豪割邑據都伐木建柵壅川為瀕視 帝指呼是剪
是屠孰為景強大牙其中偽漢居西仕吳在東登我叛人軼
我疆封無征弗從有勳必先斬將搴旗電逝颺旋敵人畏之
縮勦莫前何彼兇殘犯我龍灣公扼虎口乞為雄關六軍奮
呼殺人如山 帝乃怒肆行天誅公特在行勇若虎貌
得厥寶玉偽都為墟胡不爾思復攻豫童時其冰山以凌太

陽公亟出過殯彼射宿堂堂書巡出其東門不虞飛矢竟斃
其身軍中慟哭於夜亦聞天祐
大明實生俊英瑀戈
淑旂統馭萬兵胡命止斯不豐厥成
天聲四震漢路吳摧
中原既定四裔畢來使公之存績用並恢
天子念功
禮備褒旌錫爵上公配享廟庭命書
燭祭音泉城牛首之
山有墓在京禮官表此武勳以爲報慶以示子孫

閩府君墓誌

禮部員外郎閩府君諱全字華宋瀛曰君不幸六歲母夫人亡
時年方童而末有所識知又加十六年而先府君棄我諸孤
育幸粗有知矣適病癘將始不復知有人間事以故父母皆
從越俗火塋而投骨清淵之中迨今一念及茲痛徹心膂幾
不願生存頗聞古昔有招魂塋衣冠者於是卜地辰會稽賀
上枋之原近祖塋若干步縣木爲柩斃土成窆以洪武某年
月歲之雖於禮似涉不物人于迫切之至又自是卹其他異曰

使子孫當特物變遷持

觴酒酌塚前土以致追遠之思

不刻足矣冢上有石先府君之遺德子宜爲文之育悻勒焉
瀛按府君諱澤字潤民姓閩氏越之會稽人自幼爲吏於三
界巡檢司遷餘姚石堰西埭歷山陰縣及錄事司遂陞越府
史府公賢之事之劇者恒以屬府君不久輒集府倉之斛皆
斷木題湊而成易於開闢通錙銖之隙入糧必加府君知
病民命推錢爲紙而錮其四隅府取以爲法已而調衢州
會江浙行省檄築諸郡城衢府遂諉之府君府君召人姓于
庭取官書驗賦賦之小大成宜民大悅先廣盈倉副使轉寧
國縣典史未上卒時至正丙申三月朔也上邸所生大德癸
卯之歲壽五十又四娶何氏同縣曹娥鎮人有婦德得年四
十以重紀至元庚辰某月日卒子男子二長即育以儒貢吏
部授以今官階承直郎次深子女子三陳彥誠韓泰張漢卿
其壻也瀛聞招魂而葬者久矣在漢則新野公主在魏則郭

循在晉則曹護蓋無代無之雖未環駁議頗富亦於即生以
推亡依情以處禮二者終有所未盡孝子之於父母欲報之
情何有紀極天不足以為高地不足以為厚尚可過之而不
得伸邪昔者丁蘭母亡刻木而奉之有若木其焉可指之為
母乎亦聊以塞夫罔極之思爾若育之為出於念親之切是
亦禮之變者也脫議之其特非人情矣乎銘曰
孰無父母孰無丘墓悠悠蒼天我胡獨不然朔風長懷有淚
如泉賀上初之原是為閻氏之所述德以昭先百世其傳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維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為農孝子
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
所謀猶恒取以為則年及壯用椎樸為寧海州史一年貢益
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孫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
至城中結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

綿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啜泔糜二孟却酒肉弗御晨起
無火掬雪頰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蕉萃甚或
勸其還哭而不對問師韓泰亨帥闔巷民言了縣縣尹戴友
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
孝子聞是音進問曰暮夜欲何為戴嘆息而去以為不讓苦
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
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鬚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
于并落多効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男喪亦不近酒肉三
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為儒今擢禮部主客主事
云

史官曰李壇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
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俚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
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益場中草深滅頂
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

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序

雙井黃尊師中理文節公履堅之八世孫也年弱冠以門資
嚴爵為光之固始尉尋患半身不遂棄官來歸有神師號金花君者謂曰吾能療而疾疾愈當為道士弗聽吾將去尊師曰儻能起廢疾為全人敢不受命金花君以帛粘其體炳燈漏灼之越七日起行尊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宮在興國九宮山上即真我張真君道清鍊丹之所居十餘年遂主其徒其徒凡一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行當

皇上西平江漢尊師拜

也於鄂應對稱旨後八年一上思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

者甚至既退命儀曹設宴享之薦紳家以為尊師幸逢

際上簡主知龍光并施山中泉石當被餘輝而綽有喜色

不可無咏歌以誇張盛美其西還也相率賦詩送之而請金

華宋濂序之詩曰崔崔九宮山翠巖倚曾青飛觀峙後先宸

奎爛晶熒中有遯世翁霞衣佩蔥嶠仙徒一萬指執簡聽使

令年來邁兵燹散走如流星翁獨牽青牛尋雲自躬耕

華幸江漢亮從森幢旌俯伏黃鶴磯再拜中情

照臨簪裳受餘榮今又奉璽書翩然覲神京太官給珍膳法

酒雙玉瓶紙因違景運重階泰階平致使方外士恩寵霑鴻

靈一旦賦歸歟行裾逐雲輕自言當弱冠綬袍佐山城風露

感末疾離家煉黃寧藥烹日月鼎符三龍虎經中氣昭象先

玄覽極窈冥歌期啓泥丸神飛出孩嬰名花滿皇都春風語

派鶯景物非不饒歸思竟纏紫芳歲去如矢逝波日堪驚純

陽一銷鑠重陰遂相乘余聞重自愧顛毛類枯莖逐物尚役接

身亦榮榮幸有一寸丹能與萬化并何時滴秋露相期註黃庭
介石齋銘

金陵管君名豫以時順為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
乎大易之義也蓋管君嘗學佛懺既習儒家言又通天官之
學當

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寵任之管
君用薦者擢為管官已而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
竭其智慮凡氣朔之盈虛躔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
愆忒

上嘉其勤會廷議易太史監為欽天監遂命管
君為之令管君亦可謂至祭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孳孳也
且謂豫以悅樂為義易致沉溺必以中正自期介如石焉則
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誦瀆矣乃擬介石二言以自

警嗚呼若管君者其知豫之時順之道乎雖然豫之彖辭有
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則
天其又有契於不過不忒之理乎太易之道無所不包故

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豫之為義動以順苟耽于逸爽其正節介如石剛且勁其幾
始兆見輒定自微而彰若龜鏡下不加褻上弗佞如此進學
德將疑或冥或鳴戕厥性成之初終制乃勝有齋肅如更嚴
覲我銘其楹宜敬聽

奉

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尹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戶

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而
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
後鑄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
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枯陵所書既而奉

旨撰

賦垂誠方來臣瀛護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
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

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多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玉毋蟠桃核頗等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因陋撰賦一篇俯伏丹堊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之於正云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歷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在郊赤芝薦芳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郊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眇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靚芳姿之矧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輶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懷

乃濯翠筵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杼懷核而種之斲上林之寒烟王母微咲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晏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規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溪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鑿而成非陶而凝籍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栝弗傾鏡首聳兮尖岑豈下楸兮墜星衆皺感芥文之籍一窪量面色之頰荷盤欲展蚌甲未扇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鮮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約爛兮金明鳳白鸞昇同藏珍於天府星形月魄挾入有變幻莫俾士騁詭辨之奔

世號巴園菓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雲霞之咫尺恨九骨之難登以雄才之

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華中峙仙
掌高擎望颺輪。兮不事。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
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
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
鑒之不遠。踵履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

順堪與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
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為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
之朋。神機流浹太和。熏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
秀堯。莫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華佗占之荒
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評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

兮多惚恍。既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
寓寧。禮樂為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皇鳴。青鳥不敢徠
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未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

殿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鑄三館書。置宣
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下二年
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
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
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
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犬桃。雖不可盡
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濶年已邁。信學
皆廢。忘未必其言之是。微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
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鑿坡集卷第二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予援弓繳窮海
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
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
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
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東廷臣唯公最宜四
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
相賈似道拘罰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
宋問執行人之罪特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存問久不通
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鷹足祝之北飛十二月
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
命總管段祐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卒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
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為中統也
十三年正月甲申宋亡高書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
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准西使節頗見馬遂奏于
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
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
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桶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
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上者
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在羗澤中武因獲
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
通之際鴈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
之忠節邪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
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
人如鴈之嘆遂與師伐木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

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
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王弼傳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宣慰司奉
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
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
謁焉恣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
金騰篇忽聞窓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
書哭于門且稱亮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
棄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
弄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為之徵弼曰
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
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
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

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兒偶步樹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
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鬚其髮
纏六絲絲次穴曾剖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
丸納諸匏中復束紵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為奴稍息舉針刺
之鬻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心弗忍也翁尚憐
之勿使街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
則禍極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
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還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
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
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
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中解
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
月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欬然
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

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
術復經房州遇鄰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狀頑童奴之其
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為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
肉近志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
鄉為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肉粥陽問誰為爾父月西
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
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其成案上太府萬里歿死于獄部
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中爾與今反不語邪
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何為尚賢竟以照免初弼
訴縣歸親宥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
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
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
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宝延奴父福
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卿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

是三鬼留弼家書相隨行夜同弼卧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熟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為某惡行萌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為壽弼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密戲以醜代之頑童怒曰幾墮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哢哢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適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譁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凡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節官中獄案迨記而燕南梁載又為序其事二文互有得失予乃合為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痛刪去之弼尚存年六十八矣有司誤

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
年冬十二月庚辰也

上賜衣一襲遣還時洪武四

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也予竊疑焉音震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哉今周女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欤且自重黎絕地天通入地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滿矣後世姦巫鬼師乃使之瀆亂常經其咎尚誰執哉雖然吉巫之術狡矣而卒被鬼所殺天刑終不可追為惡者蓋少知懼乎抑剛止若王生鬼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怍也妖得而侮諸奈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有序

漁校文南宮獲讀江右周子諒所對策燁燁有奇策因拔寘前列未幾子諒擢進士第主事起曹日與之周旋乃出古文

辭相示予復愛其峻潔而雋永竊意淵源之來必有所自已而子諒奉廬陵教授李處敬伏請銘其先府君之墓於是又信其家學相承之懿雖不能文憫其美之弗章也庸因狀之所述而列之府君諱鼎字仲恒姓周氏其先自安成徙廬陵奕葉爲儒至府君益刻厲自奮思趾美於前人每試藝鄉校立論必超群彥右見之者矍然自失府君復以場屋之業不足爲乃去從湜溪郭氏游湜溪名正表得靜春劉氏三傳端緒靜春實考亭之學也府君因與聞伊洛閩之微旨六經中有所疑滯從橫扣擊唯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且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况其體制音節曼然不作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音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

見之其效至於協和人神之確非空言比也府君之名自是絕出四方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屨恒滿府君坐臯比爲敷繹姓名之說析其顯微約其異同性往神怡心醉而去年逾四十出遊江漢間同里范君匯方提舉江西儒學迨致府君爲豫章學者師其劍馬奔湊如家居時東南良二千石多名公卿出受承宣之寄欲倚府君以爲重玄纁束帛交致於門府君皆不受間一往應九江之聘既至處以賓師之位亡何復棄去方嶽大臣馳書與幣詰考試鄉闈府君辭又舉府君晦迹丘園府君度其文高閣漫若不復省當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耻及邊事府君獨憂之力言四海大勢日趨於亂一夫操戈而起則江南無駐足之地此正可慟哭之時奈何肉食者不知慮邪遂著濟時十二策及戰守之書數千言將走關下獻之或指府君爲狂府君笑曰吾非狂吾言後當驗耳瀕行思毋夫人春秋高遂止後五年辛卯汝穎兵亂江南受禍

最酷一一如府君言南昌學徒因乞府君策上之中書亦授
九品官以歸初府君嘗出應鄉書不肯少賦以施繩墨故不
得志於有司及赴部使者私試輒在首選評文者虞文靖公
也甚加器重且有安得起成周樂工共論斯文之嘆府君言
禮樂之化有契虞公意故不覺慕味之深也不幸年前五十
又八竟以一疾不起實至正乙未十月十六日也天乎命邪
府君之先曰世德主甫三歲其父汝正求兒漢中不知所終
其母彭氏年未三十以節自守至九十一而亡世德生天和
天成皆以通經爲人師有不遠千里而訪學者天生成浩能
讀父書尚書禹貢洪範嘗重正其訛舛其於春秋則盡黜三
傳而獨遡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爲鐵石先生天和生冕蚤
以推擇爲郡曹掾遷海北憲史着廉直聲則府君之父也妣
郭氏湜溪從女弟婦道毋儀兩無所媿配室李氏繼室李氏
王氏子男子三長相蚤世次愷即子諒今以字行承事即工

主事次孜子女子二歸郭遲郭經皆先卒孫男一圓女二
以其年月塋府君於里之楊梅原堪輿家謂非吉非又改塋
于屏山之麓實洪武四年正月之甲申也府君天資純孝憲
史君歿於廣東府君奉柩舟東還水陸數千里冒巖壑之險
絕濤瀨之危每涕泣呼天卒賴以濟類有物陰相之者爲人
俊爽負氣節長身美鬚昂然玉立蓋偉丈夫也賓朋滿座尤
喜論史或觸其辭鋒上下古今蟬聯不能休復曰如此則治
否則亂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性嗜古文一洗宋季刻削
纖弱之弊委蛇曲折各極其事情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
詩經辨正若干卷藏于家詩文曰貞一黨者又若干卷傳學
者其孟子管子商鞅諸論爲最常云濂聞王文憲公每疑秦
大之餘詩多錯簡今世所傳決非孔子所刪之舊欲釐正之
有志未就而亡府君之生未嘗與王公同符又未嘗習聞其
論說而其所見若合符即雖曰卓識逾常人遠甚而至理之

在人心者終不可誣也昔者歐陽氏頗疑於河圖洛書始亦自信其獨見既而得衡山廖涇朱陵編觀之其說絕與之類故為序其書於心之同者屢致意焉夫圖書者本無可議尚以涉於神恠而非之况詩之音節體製不可強同辨而正焉方謂有功於經學者溺於久習之傳反譁然而疑之抑亦過矣王公已不可作謹列府君之行銘諸墓門用以慰夫九泉之下使知死雖未久猶有識其心者則夫千百世之遠未必無其人餘蓋不足恨也銘曰

秦火之烈六經中絕我心盡傷兮汗簡散落後先參錯乃理之常兮廬陵有儒世守經畝有燁其芒兮疊矩重規擿幽發微無晦不明兮伊君斯繼益衍弗墜其出愈印兮閩南之學日星昭灼我知其方兮察體審音載味載吟別類分章兮勢或犬牙正變紛拏大齟失防兮詩用斯著禮明樂備工道孔昌兮其學之帶聲四起袷佩瑤瑤兮孺濟聖謨敦經道樞

孰敢弗履兮譬如循尊飲者欲奔何用不戒兮占爾先見即知治亂履謂為狂兮材不時用道則彌重孰短孰長兮學有子傳吐辭淵然五色焜煌兮八尺之瑩有山列屏千載其藏兮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懿繇之十代孫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為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為小鍾蓋以繇為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拜中書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為龍南人傳至諱伯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樹踊聲不絕于口群鳥助之哀鳴人為建感烏堂府君則其裔孫也嘗祖淳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學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為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為乃登贛之馬祖岩建堂中

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敘烈聞者涕下已而瘵
債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
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曠然云
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
夫人被之走南雖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君幸既長俾歸從
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月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
拔復知以紹述爲事殊爽即與扶冊映管光而讀至夜漏下
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握筆爲決科之
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馳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
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爲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
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
君竭誠於至祭之禮觀者咸曰紳比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
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生一
子而卒興寧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爲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

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錮姦扶懦滌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
發之廣東帥閩及海北庶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
署爲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簾
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
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
柢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
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于至元丁亥
正月某甲子歿于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
又五瀕卒無佗言唯屬于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
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繫帶集若十卷藏于家府君凡三
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恕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瀘溪
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子次凌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凌
德祥孫男三人曰肅曰緝曰熙女一人適某曾孫女二人尚
幼府君之卒也葬于龍山之南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

遷于仙文湖之西與陵氏合塋焉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
生于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立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
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凝雖不見用于時而弟子從
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為政也中
州君子恒言慶南為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裔
胄之悠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人之
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董先生之狀六書
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清德於遠邇慶南之士讀余文
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嗚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為冠乎而佩純知而肇華文乎而
光彩之如瑞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險政而屏奸乎而柔
之立而強之利乎而臯比設而師道尊乎而反流涼而為麗
博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温乎而岐有鳴鳳魯有伴麟禹
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

其未聞乎而

故承事即彰州府彰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有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
始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勲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饒
之德興吳闡里者諱鵬仕唐為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
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燾嘗同文潞公諸賢為洛社
耆英之會暨還饒見旁縣安人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
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
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
厥後族日以蕃讀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
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為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即某宣義
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戶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
英肥遜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家
英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錄將訖帥女仁義師從謝枋得勤

王及戰敗家遂爲墟英子禹受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廢
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逾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
璵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
十五能屬文又悅曰吾宗書種弗絕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室
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爲師遐邇之士鼓篋而來咸食飲之由
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
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
耘習爲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
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襟度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
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置
至正壬辰靳黃妖寇相挺爲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
到雞犬府君携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耆老公江西
行省丞相亦隣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瑩壘相望府君遣張
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璵間道歸安仁聞外孫陳政養甲士

三百以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于戶內椎牛醪酒誘
偽帥二十四人醉飲于庭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
帥已成擒即宜改圖稍緩成蒞醢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
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捷兒四千金溪白沙盜周謙
入境鈔掠府君命璵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賊之白沙盜
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璵以兵迎一鼓而安仁
復璵受命攝縣事偽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團湖丞
相兵欲退璵部騎卒執麾前驅丞相遽下令出戰浩大敗斬
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璵導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
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糧一萬二千斛散之時寇盜充斥
南通閩北適燕唯安仁爲便使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絕皆仰
給府君家爲之貧江西劇盜黃廉舉猖獗不可制左丞火你
赤公機璵共平之府君後璵計焚其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
爲拒守設伏于道璵乘勝深入賊突起而蹙之璵力鬪而死

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命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廉舉廉舉懼別降江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美夾攻大敗之殺其兄廉靖廉舉夜走松溪吳友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屢于市且求殺塚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為塚後里歲儉人多相食府君移粟以振仍禁山谷民勿出鈔道商賈憊遷如承平時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為安五年之間號為小康辛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九江與盱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往贊其守臣王公溥以全城內附 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徽州黟縣事黟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賦民不堪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次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司核實惟田輸糧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秩滿改知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洞民善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 詔

徵屯田軍赴京萬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具上奏 中朝免其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恃能出入海濤先後為背叛漳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為亂俗尚妖術呪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物動人輒死云役其魂為奴府君庶知之野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為潮水所齧鞠為草萊之區府君脩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為沃壤土豪羅季二族黨與甚衆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徙其家遠方事始帖帖府君凡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爾乃為脩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洽府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職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二十銖為贄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趣裝南還忽遘心疾恒怍怍若眩目不暇瞑遂卒實主於江寧蔡氏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

爲稱貸龍歛以某月日葬于聚寶山府君娶臨川王氏出
荆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刺史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尚
德次九德即爲瑑後者友蕪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
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割
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子男尚德弟尚義之弟尚
操履剛介不諧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
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歿也素無一錢識者頗哀焉濂爲
左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
踏鳳翥之勢頗異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聲跡
不相聞者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
年夏忽有衰經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焉府君
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重
強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沉酣聲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
何如也因爲泣下數行既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

葬于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詳行請爲文勒墓上濂府君之
友也不爲之銘孰宜爲之銘銘曰

維其文五色細縕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托彼妖族退縮莫予
侮維才凡咸曷心弗良維色之試變刻如易維澤之滂然維
民之靡然維聲之鏘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末其延吁嗟乎賢
吁嗟乎賢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衛經歷仰發其平日
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閣海昭回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
凡九葉及逾海逾遠二志適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上雷
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林備史事歲雖諾之而未暇爲
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由前請爲尤切濂將焉辭惟曾
氏出於鄰國公自蘇鄉侯提南院代任顯人至於文定公鞏
文肅公布文昭公鞏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

燦驚奔放雄渾灑滂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慕不題景生之與樂雲而文肅之下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嚴章稱君子謂如魯駘秦碑見者矜惜自可孤行於二公之後司農後徐季狸後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削道淳熙間群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爲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木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出入從元大鉅儒游鑽研六經孳孳唯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衆輩往叩之曾中疑難一旦冰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騁皆足以知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權進士第助學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既顯海內水文

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奧黼藻休烈起伏欽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而一唱三嘆也濤起阜湧颯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瀛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于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姍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蘇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

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特有古
今也柰何今不得為古猶古不能為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
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為謂
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巖岡阜有不同也土則
同人動手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
同曷為知其為大同期歸于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
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柰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
和于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
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性而非應也應則烏可
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為雅頌彼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
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梵稱阿縛盧枳伐羅唐言觀世音也其觀世音菩薩與南閩
浮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

解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
思莊嚴妙相未嘉林一清為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參禮用
清淨毫畫東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見天人相翹
其一足坐彼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鎧駢立於左善財童子
乘蓮葉舟合爪遙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香湧其
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咸統觀者動容如親見菩薩於
補怛洛迦山也此立似桂乃乎中信公之上足也耽嘗般若
如飲醍醐以瀛信嚮佛乘持像請贊瀛觀一清軍軍皆有祈
表見非徒為虛飾而已中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衆生故
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
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
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擊道
存不以像視像而以法視像瞻禮之頃三十七道品一特證
入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降伏則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為

無所助也胡吃作禮而說負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一切
名爲觀世音大東海添地山岩洞時時發光彩示以澎湃
海潮音或因音聲而入者即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
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實相也端現翹足而坐衣備襍慈
容顯顯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歲善時南
詢遽作禮脚踏蓮花以爲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爲法
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
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徧十方胎卵濕化皆含攝以至
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髮不可得願執須彌
以爲毫舒卷六合以爲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衆生眼皆
見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千劫罪悉消除不許役役從外求一
彈指頃皆究竟

陳氏譜圖記

玄巾發我室雙禽衝霞飛猗猗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焉壽與
天地異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府君諱嘉祐字玄祚姓胡氏其先出於文定公安國之裔有
諱志寧者宋宣和初來知契之永康縣遂家焉今為永康人
曾祖其宋通直郎祖時孫父文字實甫皆隱德弗耀妣張氏
府君幼失怙恃嶷然思自樹立蚤夜孜孜無毫髮自懈意卒
使貫產逾於前人然積而能散遇貧窶不能自存者多與之
泉布無靳色人有急難可計救之至勢不可為乃已以信接
物如金石弗變里黨有出納成厲府君一聞則言則曰胡
玄祚斷不可欺矣歲一西無蒼蒼起移官吏受府庫蔓延至
未康浙水之東騷動靡定赤白也連達而聞府君有奇
才即薦上海不憲府憲訪使劉公禎承召府君與語大悅命
府君集鄉里徒兒給以錢甲保領之以珍冠府君勤成部隊

教以攻戰之法頗可用一旦飛犬至府尹列陣于古田衆寡不敵遂死之是歲二月二十三日也河南行御史臺聞其事遣使致奠材士大夫亦嘉府君之義而悼其不幸多為詩文以傳府君得壽四十有八元配章氏繼室趙氏宋格庵先生順孫五世孫女也子男四人裕燠祐祺女二人長初適鄭某次禎未行孫男三人榮祖正祖孫次一人忠昭清皆幼裕等既以丙午之歲九月壬午塋府君於鯉溪山之原復具府君羣行徵予銘而納諸女堂之南初予受經於凝熙先生聞人夢吉始識府君蓋府君之女兄實歸先生而先生之女又適府君之子裕府君之事行故先生數道之以厲人人予頗得與聞之惜乎府君百不一試而竟賫志以歿然而君子有取之者其捍衛鄉井之心嗷嗷然不可誣也人孰不死君死於義可以無恨矣銘曰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瀛弱齡時師事吳公於浦陽江上先生素有林泉之思以五洩七十二峰之勝特往游焉時某實付杖屨之側未至五洩二十里日將莫乃抵戴府君之居宿焉府君大布冠衣風神峻潔超然有前代遺風設筵以饗先生直至夜分四座皆摧頽不能支府君危坐有背練直曾無動搖意瀛竊異之因負於先生先生曰府君之行可稱譽者甚衆姑與爾一二言之當德祐丙子之變惡少年相挺而起執白梃暮夜擊傷民咸不保自保府君用計安之卒能養厥父母無他虞府君往游泗水西或妄言府君道卒母夫人朱氏哭之喪明府君還念母不置夜露禱於天楠木葉曰冬青者浸水啜之期年目復明人以為孝感所致朱氏既歿其繼母傅氏生子惠方秉為政府君漫若不及知凡貲產一聽惠所取弗與之較惠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隙加害府君資其遠仕閩嶠避

之貧民有貸錢不能償者府君出質劑悉焚去媼族之無以
自存者生使其能養歿使其自族汲汲如不足從祖母盛氏
張氏各生子而寡居府君養事之盡禮以全其節其子先長
悉稽前人土田均予之此事九卓異於人人者瀟聞已竊謹
識之後三年應書鄉闈識府君之子性中遂與性中之交又
十年性中之子灝後瀟學經於郡庠瀟一一叩之其事皆如
先生言則府君歿已久矣今年春瀟有千里之役性中要瀟
於道且泣且言曰知先人之詳者莫過於吾子吾子倘不錄
之孰宜銘之瀟不敢辭府君姓戴氏諱瑄字君玉世爲楚之
浦江人曾祖某祖某父子道府君享年八十有四歲淳丁卯
某月日生至正庚寅某月日卒以某月日葬于止戴宅之原
先配許氏生長明再配薛氏無嗣三配李氏生從善思誠性
中用和孫男灝某某嗚呼若府君者可謂一鄉之善士歟爲
之銘曰

其生也全其歿也安君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請視斯
阡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鑿坡集卷第三

故茶陵貞母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共姜守義賦詩以自誓孟母訓子斷機而示警貞節昭乎閭
範誨言翼乎陰教傳芳徃古垂則方今沉乎百世之下聞風
而起勵志於蚤齡收榮於暮景其操若金石而弗渝其訓類
冰蘩而加飭勗厥令子爲時名臣有若貞母陳夫人者其亦
卓乎不可及已惟夫人諱某字某姓譚氏譚爲茶陵鉅族真
隱遺曹雲陽之山如翠旗之開張紫微之峰若鏡馬之馳突
勢絲迤而蟠結氣網緼而罔達清淑所鍾嘉徵攸賴故夫人
之生也髻稚之年婉慧絕品剪綴之工不學自能絲枲之習
共事惟謹特鍾愛於親闈蚤擇配於君子時則有如陳府君
諱某世載徽美生同里開雅稱詩書之府允爲簪纓之裔盟
言既訂童幼來歸禎之應日臻溫煦之福自至逮及笄齡
益增遐識祗事舅姑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雍肅之義主

中饋知修潔之方佐丞嘗盡休惕之敬見稱耆長表厲宗門
不幸年甫三十遽隕所天澧水秋竭嘆蘭蕙其可馨嶺松冬
槁悵女蘿其焉托未亡之稱弗絕于口一醮之義不改其節
有子口某賦資穎拔稟識剛明寤寐群經欲明體以適用三
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元之季世四海興戎乃崎嶇於兵間
尋盤旋於江表適值 聖主龍飛群雄川赴慶風雲之

嘉會喜魚水之相逢試以檄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辨籌策深
弘遂署為東曹掾當大將四征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答
整暇事無凝滯會准安納款奉 命徵兵甫高郵之斯屆俄
偽吳之見繫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龍服其強悍獲遣還於
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協恭而庶政惟和震盪而百
士自避其典守劇府也刻累政之極弊登難集之積賦政令
所及精采一新其參預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
可替否益盡匡弼之忠泊平執法中臺澄清諸道白簡糾刻

而物無遁情赤墀敷奏而廷無留議蓋持已清白潔如冰雪
遇事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于寰宇政事書于竹帛信
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母子睽隔 皇上

錄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繒居之以室廬 恩寵

便蕃焜煌無比動薦紳之慕豔形騷人之歌咏僉謂夫人德

積于躬祿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養不減於三牲安受尊榮

以及考終衣食賻禮之厚棺槨宅兆之佳亦云備矣夫人曾

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所生三子長即其中奉大夫御史中

丞次曰克寬壯年而夭次曰復克荷家政一女曰慕貞未嫁

而亡夫人以洪武辛亥十有一月戊午歿於京師之寓舍壽

六十九中書省臣以其事聞特降勅旨俾歸葬於故鄉發引

就道祭以牲牢哀榮之禮乞 謂無至明年壬子某月日柩還

用堪輿家言卜地於某山以某月日安焉禮也予竊聞之人

梓園因山川而生山川必藉人材而顯勝此茶陵舊稱良郡

得名摩自於漢漢高隱但唐哲年祀雖遐簡冊靡載終
無宏偉之才符此高深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展謀猷才
略以佐 興王之業用志貞履亮上結 萬業之

知勲伐炳朗聲華昔爽理應有待名始不誣庸因造銘并紀
嘉績使知枝葉敷榮必有資於本支流暢達必遠藉乎添云
爾銘曰

雲陽之山聚靈孕靈為生賢母蔚為女師其一侃侃德容溫
溫令則尊章是共先後惟忒其二中道邁屯良人棄捐哭聲
摩雲血淚迸泉其三爰從青年以迄白首抱節自誓終天獨
守其四寒燈夜織秋稗晨炊棲志益勵茹苦若飴其五欲允
其宗唯迪厥子熊膽成丸鷄聲趣起其六積學既富受材復
雄竟乘青雲去從真龍其七泉司騰英藩府效績如鳳斯鳴
如鷹斯擊其八三預政路司憲臺端正氣一暢姦膽自寒其
九絲衣趨庭牲鼎就養天寵日加人榮莫讓其十慶綏福履

年凱期願風木不得薤露增悲其十非有母儀曷成令胤勒
銘岩阿以表貞正其十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
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
體制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美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
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 雕肝琢骨宵吟朝吟
不能以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後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
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
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沉而爵業之不專者
其辭無以麗無所授受者其制盡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
以陋受質蹇鈍者其聲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
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必有出於五者之外也濂於
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松字子高故

爲西昌大疾前代以竹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
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嚮尤在於詩况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
子時輒有驚人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
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
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
乃東書走豫章與李敬萬石周演揚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
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榘風雅夙夜孜孜
或忘寢食及微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
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
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
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
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日忘
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
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

志復度庾嶺勾四江孰知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對蕭關
泉游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
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瀟湘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
所謂緩急豐約急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
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其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
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
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柝能行之於遠乎
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談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瀛也
以繆悠之資玩時揭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
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
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瀛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
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
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嘗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
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

亦嘗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弔忠文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
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憾焉矣黃
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紳歸
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都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
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
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
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及復
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
暴甚州縣長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嫌君
本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
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
刺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賊耶少年

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
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
諾之與其俱來寘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
也至正壬辰大盜起斬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
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
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于樹歷
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澆吾刀矣
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
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閩外音宜死之專城而居
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
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註頭目詈賊視死如
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
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問拜予泣道
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

察其詳者予因造文一首托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
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為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
所愧夫君之友廬陵蕭壽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
偽漢陷廬陵赴井死婦亦同縣鄧椿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椿
集廬陵義軍千五百濟以舟楫萬夫長楊擊等與賊大戰城下
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文
曰

緊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
於尊卑當海嶽之塵昏兮鼓腥風於干戈譬巨豬之失防兮
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不襄舞魚龍而
跳罔象兮孰舉手以開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宣予力有不
任瞻九關之莫通兮誰屬予以三軍矧秘計之屢出兮復掩
耳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
旻兮予俵俵而安之或危蹙而無所聘兮將誓死以為期胡

妖氛之川熾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葱珩兮集堅城
而長逋予雖賤為府史兮頗嘗與於祿食縱粟其亦君恩
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
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為馬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
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以况予結髮而好脩
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永苟免兮非禽獸而猶肩予豈異
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
望魏煌之宮墻兮實宜尼之祕祠承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
之嶮嵯中心皎如白日兮叩萬死其奚惜與淵齋於地卜
兮亦予情之深憚瞋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
就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禦萬世而猶生較
喪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
泉而上卿雲之一物固為休禎兮宣爾心之所祈必震盪為
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歟不忠而為齏粉兮使大威之昭宣

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與爾為三患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併兮乃不足以振之悲風瀟瀟而四采兮謨含哀而激辭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字薦為其學教授曰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刺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採釣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村真人高第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神術開元寺沙彌為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方鍾愛如重璧蛇鬼傳之沈痼

不能脫玄初飛符徃劫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為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柱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藝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寶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脩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其指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于童首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雲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襲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祭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

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治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遶身達旦辛卯玄初墜劍上壇召風師靈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三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入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巳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棲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治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

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葑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方曠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縑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踈能熟其知守其愚則群陰盡鎖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後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神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飢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未幾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
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爲體而
默爲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爲本而冲爲末二者之理恒若
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默於默者也夫太虛寥廓從橫
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間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
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中默也靈光洞然出入
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
何起生滅本空而况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
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柰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
夜而實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
所激運轉不停歟馬凝冰倏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
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
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

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空於虛因無所不具
故群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
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
虛極守靜焉者若近乎冲默而涉乎有爲也常應物所謂隱
拙在冲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和爲冲寡言爲默者也而非
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爲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
也真知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
默以自勵故爲畧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
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四輩之
請分座說法於大天界寺尋主寶寧禪刹蓋有志之士也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明御天區宇敕寧文化治熙罔間內外 聖天子猶
旰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于
庭當是時錫山張篤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

者雲擁而林布銓各門其才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覆考多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

上親御翰墨題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

而下悉用奉天門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止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悖

上意於是日侍

右或講說經史或應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

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闕官復命無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玉卮之無當也矣補焉

上之摩厲惟中者厚

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侍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於書於

崇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博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

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爲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

或不合沈沒於下條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開曹令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

膺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

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

有知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

上錫晉王土田於吳惟中將履畝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敢倭而以規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戒度報年五十五

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
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
圓王噉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
泣攀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
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
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予宜速還若
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彊豈遽如
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於塔前自誓必
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禹範將來乃加評騭輯成簡
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
通吾宗其言當見信於世蓋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
德位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
是托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辨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
曰介庵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

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
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父母曰是兒骨骸清聳緊峭
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
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群童遨遊其間
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勸公參叩道要卒爲天下
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得從向里迎福院
僧壽彌公落髮受其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
以示肯綮終日墻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
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
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
其間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沈溺不返如入海筭沙徒
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訥
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縉白信從如子歸毋朝

送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
 師往見廣智即以金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
 而箭馳雷奔而電掃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
 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
 愈厲廣智咲曰得則得矣然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虔久
 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輪於四明阿育
 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正壬
 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息於
 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又六衆頗易之大師殺衣黠食為
 脩達之計崇基廣構文覽雕甍金碧燁然前後相照往來觀
 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
 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大亂兵燹相
 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烟白
 草婁迷於久照之間過者為之慨嘆康里公為江浙行省丞

亦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
 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
 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
 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
 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脩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
 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歛之事顧謂
 左右曰翼日已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
 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冑素甘露之灑稠林無不
 斷絕無不霑潤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
 等若干人頗號繼跡垂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
 胷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
 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場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
 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無請之未嘗少怠其所見

蓋卓然云為下道行無象取而即之昭契本真未
定之先則為緣是沸發其心之動也 亦洞虛所謂不用其力
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於乎天光矣有如大
師和粹外形淵壺內則道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
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哉癩也不敏蚤
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為宅心之地夙障已深竟為世諦文字
之所纏縛鷄鳴而起唯悵悵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
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還思者乎銘曰

真體如如絕待離紛妄識所膠攢為法塵譬猶颺風鼓埃揚
氣化晝作夜觸目重昏佛啓覺塗高懸慧曰白光爛然下銷
群慝破相玄門最為勝特能定諸緣即起秘密昭昭大師上
承禪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冥本跡俱融廣智之傳
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為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真實諦湧發崇
峩飛樓弘麗假相以昭非與道契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經

即滅視世為虛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
也非留去焉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偈
式攝徽音用垂南裔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脩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
刪定入類列女傳中奉 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庶夫

為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
然也近與六士游嘗詢之則庶夫所載猶有關遺者因據其
言補之杜思綱娶沈沈牛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秘書
丞陶誼女尼也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已
十之姑獲其驀心下沈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
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隍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
他適為兵所虜驅之行宗媛不降兵怒刺刃于頸深入二寸
餘不見血而沒沈沈他言噉念動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

何望哉宗媛姓宗伯中本亦曰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
急抱其子名長已者為其婿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
矣乃被髮亂走曰事定求之不得汝兒也人曰吾義不
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於中後漢書亦按其中可聞漢生知
之漢生其夫字也勝人以古蒙明竟之皆在焉嘗十月乙巳
也然人之愛身無無血者宗媛則以之為難死其精靈猶能
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絕絕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
駮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
芝之子貞者為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為之註至武帝時得
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
為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
語其詳正無俟商確矣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

為允况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
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為今文無有不善為
之傳者繼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
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偽為闡門一章文
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微執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
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
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川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上之
且憫流俗信偽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
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
甚異唯闡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
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于朱子實
起而繼之於是因謝山胡氏王山莊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
分為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于一元
室之初吳文正公出于臨川又以今文為正頗遵刊誤章目

重加訂定而為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黃
讀而悅之因請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
朱子及吳公為之宗黃通經而能文辨采擇既精而又發以
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為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
黃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為織染局使云

丹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
建招真之治鑿丹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戲丹
石礧啓之化為雙紅鴿飛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煜然爾
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甃
構亭覆其上時

皇明洪武元年也然僊家煉丹必以
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舊廢而新治豈玄學復興
之徵與銘曰

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為液養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

越之陳氏其先出自潁州一遷於光之固始再遷於泉之南
安傳若干世有諱如瓌者生宋光祿卿舜華光祿生太常少
卿知信州侁三遷於越州府山新河之濱大常生朝散大夫
彥彌朝散生七子知同安監詞定遠知縣訢國子司業誼餘
則謹訓柔中季亡其名同安生文林即仲錫定遠生四子仲
彝仲粹仲寬仲賓仲賓魏王府記室謹生宗正寺簿大顯司
業生四子大中大成大中大理寺簿長與季亡其名訓生二
子名亡柔中及季其後無所聞文林生恪自恪而下子孫富
多今不可復知大理生宗正寺博士頌頌亦生七子太學上
舍嗣慶文林即一新龍圖閣直學士知衢州又新少則良柔
瞻晉多亡嗣一新生二子麒麟為良之後麒麟左宣教郎生
德星德元德元為德之後德星生二子元市船都目克和及
勝之勝之復為德元後都目生五子源敬雙升瑞敬仕于
國朝福建行省員外郎升金華縣學教諭勝之生四子仁遜

貞禮自時厥後源生杰烈於生駒是府伴讀照復生默升生熊
烝仁生煥燁燁遜生燿其繁且行蓋未可量也予竊聞之自
變姓命氏以來孰非神明之胄稽諸載籍煥然可觀傳世稍
遠往往寔非其舊而降爲卑隸者有之世德之傳固不可謂
無人其衰微不振者抑亦多矣有如陳氏自宋以來擢進士
第者先後相望功業顯馳名著當世逮至于今而其流風遺
澤尚有衍而無替不亦盛哉光祿十一世孫曰敬與升咸與
予交而敬之子煦復來受經遂以譜圖記爲屬予因効史傳
世表序著之而不敢上遡其本源者蓋氏族之學難言久矣
析支分裔唯唐爲最盛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
自姓不知所由來今人類能非之予記譜如瓌之上不欲妄
加攀附誠懼後來者相非亦猶今人之非前人也繼今而往
陳氏子孫當代加纂脩而弗墜庶幾其事核其言真而不昧
於春秋傳信之義云

馬

重建龍興與源寺記

龍興與源寺在撫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鷓鴣之岡前有一
峯銳如卓筆上插霄漢而幕阜雲關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
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連難名伏靈宮秘宇之所托也固宜
唐元和中有大比丘某飛錫而來徘徊顧瞻縛茅栖止於其
中厥後漸成巨刹樓閣崢嶸鐘魚互吞於山光水色間一時
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蕪壞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
右兵起官署民廬盡罹焚毀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
幻爲瓦礫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東曉
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喟然嘆曰在我法中有爲無爲皆第一
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十有一人驩然相之間
右之族亦間有施貲者於是伐木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
衆工雲興罔敢後時大師躬程督幾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

功告實殿中峙邃堂後居安棟二廡前敬三門以至庫庖庖
逼之屬罔不就緒其傳之自佛菩薩暨護法金剛神諸像梵
相嚴穆見者生敬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初刑
部司門員外郎王君經二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為皆
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求予為
之記予聞大維氏說法者闍岷山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
奠安其形軀疋履其徒衆初未聞其露坐於日星風雨之中
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護諸典造為人天有漏之因悵悵然
曰吾志諸內不驚諸外彼後志於事功者果何為也哉殊不知
般若若場中理事無碍內外混融徧覆一切不即世間不離
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違道遠矣今大師耽悅禪
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
事勒諸堅珉庶可為馳騁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暹字
某族王氏東曉其號也有長材所蒞之處廢無不立既創安

樂院於蓋竹原復重造金禪師塔庵恢其土田已而庵焚于
火又構成之及今與源之役其功為尤偉所謂十有一人則
行真希儼希曼希任希誠法旭法吾法和法椿法睿慧澄其
學行皆有可稱云

卷之三

三

三



